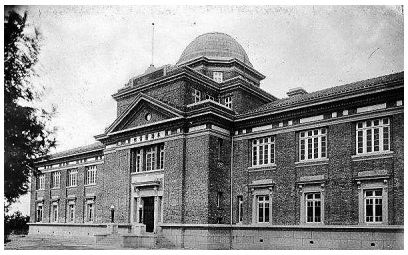
百味书斋 任芙康

图书馆



南开大学图书馆老馆。

我如果表白自己，从小喜欢图书馆，熟悉的人，会颔首认可，生疏的人，则可能心生质疑。童年生活在一家省属厂矿，万人企业，图书馆有模有样。其中一位管理员，是同学母亲的小妹，福延于我，胜似亲姨。发蒙前翻小人书，发蒙后读“大人书”，皆能随心所欲，垂手而得。可见，我与图书馆的渊源，并非虚张声势。

1966年年末，我在京城逗留月余。某日一路打探，走到北海西侧文津街，凑近北京图书馆。铁锈红的大门，迎着正南的冬阳，默然紧闭。异地口音的学生，川流不息从面前经过。墙内的楼宇，可望不可即。路人告知，已封门多时，怕是再难打开了。人生记忆中，这是唯一一座瞻仰未遂的图书馆。多年后，该馆迁入新址，豪放阔大；更换的馆名，“北京”变“国家”。但于我而言，似乎存下莫名的生分，无数回途经此地，却不再有晋谒的念头。

曾达数年时间，除了寒暑假和“社会办学”，几乎天天去报到的，是新开湖边的南开大学图书馆。这算得我年轻时受益颇丰的一座殿堂。当时心眼儿里迄无杂念，迷恋图书馆，只为淘换些日后吃饭的本事。中文阅览室有位陈老师，认定我为上进青年，常用她的提包，帮我提前占座。我毕业离津，陈老师移居香港。她的良善无声，便似寸草春晖，近五十年过去，亦难以忘怀。

上班期间，我一度兼管的公事中，包括单位资料室。单论藏书量，十足一座不可小觑的图书馆。若干孤本、善本、珍本、字画，令其身价倍增，亦逗人觊觎。但之前七八年间，历经三次迁徙，家业迅速凌乱。好端端一堆财富，派不上用场，令人难以释怀，我便惦着恢复开架借阅。未料人事错综，乱麻无绪，愿望最终化作泡影。

十来年前，我去澳门开会，乘便参观何东图书馆。若以规模排序，当地公共图书馆中，何东位居老大。花园建筑，前后院，三层楼。间间阅览厅内，坐满伏案的人，骨子里的沉浸，让人顿生久违之感。看过“最大”，余兴未减，竟想见识一家“最小”。经朋友指点，翌日坐上的士，到得南端的路环，在一条叫“十月初五”的马路上，走进一座高龄葡式建筑。小小馆舍，袖珍到令人怜爱。仅有二十余座位的阅览间，整洁雅致，座无虚席。管理员对我含笑摊手，分明是无位款待的遗憾。从此喜欢澳门，那微笑摊手的一幕，常会浮现心头。

云南腾冲，乃极边之地。我两度前往，最爱城区西南和顺图书馆。六百年古街，名列中国“十大魅力名镇”榜首，图书馆立下汗马功劳。斯馆1924年问世，于今九十六年。世事冲撞，间或停歇，但多数岁月，勉力开馆纳客。几间书库，是当初的老屋；众多报刊、丛书，是旧日的陈货。宅院建材，路旁奇树，门上锁头，案几座钟，馆名印章，甚或数道铁门，均为建筑初期的“原装”，远购于上海、香港、仰光、伦敦。几近期颐之年的寿数，当之无愧，成为中国“最旧”的乡村图书馆。

庸常人生，却屡遇巧合。上月中旬，我在广东珠海，走进一座“最新”的城市图书馆。此番称作“考察”，一副蓝牙耳机，刚刚戴上，便有曼妙之音传来。众人听话，迅速归附于一位许姓女士。耳机里几笔数字，表明该馆规模，全市第一，但资历尚浅，需再过俩月，才满开张周岁。闻听此言，四下顾盼，端的触目簇新矣。

一楼中厅的巨大荧屏，可展示馆内繁多数据。大堂两侧，顶天立地的电子借阅板，数千种电子书封面，数百集视频，只消动动手指，自会“应邀”徐徐飘落，俨如山间瀑布。一楼、二楼、三楼、四楼，每一层的人性化构思，全覆盖的智能化管理，全天候的自助借阅，崭新、稀奇，已臻无可挑剔。

四楼西侧落地窗前，与许女士聊起“读者”。她介绍，随疫情消退，前来借阅的朋友，逐月增多，让人欣慰。旋即又听出忧忧声调：“眼下读书人，其实越来越少。厌弃阅读，沉迷手机，哪怕获取海量信息，并非真才实学。我熟悉几位爱书的孩子，便格外在意。每回见到，不论手头多忙，都抽空与他们聊聊。”

尽管口罩遮住脸庞，依然能从眼角眉梢，读出她心里的慈爱。无一句壮语豪言，却有纷纭中的清醒，叫人心思翻涌。恍惚间，南开大学图书馆的陈老师，携带往昔归来，站在我的跟前。

流金岁月 明斋

灌园记

遥记1980年代初期，大学暑假回家，常随祖父下地劳动，间苗锄草，播种收割。当时，田间地头，植有菜蔬三畦，种田间隙，顺便也为其浇水施肥，收工时便可以采撷豆角一捆，黄瓜数枚，至于青椒、萝卜、茄子之属，也常怀抱而归。自家吃不完，就送给左邻右舍，既可品尝时蔬美味，也能密切邻里关系。邻里们栽种的瓜果若是熟了，则也挑拣品相好看一些的予以回馈，话语淳朴，暖人肺腑。醇厚朴质的乡风乡邻，就成了铭刻终生的印记，渐变为浓重绵长的乡愁。

记忆之中，祖父既是种地的行家，父亲也是灌园的高手。少小时代，虽然父母也是公职人员，但由于我们兄妹多，开销大，微薄的工资便显得捉襟见肘。为了贴补家用，父亲就在我们住所的前面，开垦出了一块荒地，人勤地不懒，整个夏秋季节，不仅能够保障各种菜蔬应时供给，而且上百棵大白菜和几十斤青红相间的辣椒等，经过窖存或腌制，也为度过漫漫寒冬提供了足够的菜蔬储备。现在想来，在那物质匮乏的特殊年代，我们兄妹们能够得以健康成长，多亏了父亲的智慧和勤劳，以至到了今天，妹妹还常说：“四十年前，尽管那么艰难，父母都没有让我们受任何委屈，现在父母已年迈体衰，我们可都要好好孝敬他们啊！”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豫北古城某校任教。学校条件不错，虽是单身也有一间宽敞明亮的宿舍，为工作和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宿舍是平房，数十间连成一排，排与排之间又有很宽的间隔，其间虽也长有几株树木，但高低不一，颇为稀疏。于是，左邻右舍们便在自家门前开辟出一畦菜地，或点种菜籽，或移植菜苗，每日晨昏，提桶浇水，担筐施肥，两三周之后便有丛丛绿色茂然成一片，蔚然大观矣。如是者又过一周，某日清晨，推门一看，见枝叶之间红黄闪烁，朝阳一映，熠熠生辉；又有紫色圆条者数十枚，悄然悬挂于绿叶下方，作探头探脑状与人默默对视。此时，邻人亦披衣出，询之，则道：“红者是辣椒，黄者是番茄，紫色条状者是茄子，地头茵茵一片且有韵致者则是荆芥。”又云：“荆芥拌黄瓜丝，再佐以小磨香油少许，清爽可口，美妙极了！”闻听，顿时唤起了少小乡居期间的诸多联想。

看着邻居家的花花绿绿的菜园，又见自家门前杂乱无章，荒草丛生，终日唯有猫鼠之辈游戏其间，不觉手痒起来。于是，就从邻居家借来几柄农具，连着两三个周末，除草翻土，围垄造畦，移栽菜苗，施肥浇灌，大有“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之阵势。月半之后，则见辣椒茄子之属长势茁壮，葱茏成一尺有余，于是，心中更为自得，劳作也越加勤奋。如此又过了两周，辣椒已过膝盖，茄子高及腰际，审视之下，尽管其身量已足，不乏威武雄壮之姿，然枝叶之间并不见半点红黄蓝紫，屡次形诸梦寐的累累硕果画图亦朦胧成一片矣。忙询诸邻人，邻人正色道：“莫非先生所植菜蔬竟是公菜，因阳气太盛之故，便疯长枝叶，羞结果实，亦如先生为人一般，平日清高矜持，所亲者唯有诗书，大学毕业五六年矣，仍然光棍一条耶？”

邻人虽是揶揄之言，但所说亦不无道理。细思之，去年在自家阳台上也曾植有月季一株，唯有枝叶舒展茂盛，终年亦鲜见艳色。郁闷数日，忽又想到陶潜归隐林泉之后，披星戴月，植杖耘籽，其结局虽是“草盛豆苗稀”，则依然觉得“园日涉以成趣”。夫“成趣”者何？挥汗如雨之后，浑身通泰，肤黑而体健，饭香而眠酣，可见收获多寡并不重要，其趣味就在于劳动过程之中也。恰与耽于垂钓者一样，其“妙处难与君说”之趣，就在于踩点、养窝、抛饵、饲鱼、持杆垂纶、静观其变……虽然半日不见一尾，则也志得意满，歌呼而归，所谓钓胜于鱼也。后来，我将所思告诸邻人，邻人品咂有声，徐徐道：“是通透之语。灌园如此，做事做人亦莫不如此。”

光阴过客，岁月不居。如今祖父墓木已拱，多少美好的往事唯有从回忆中模拟得之。昨日陪夫人品茶时，又谈及当年灌园无果之谜，夫人轻声道：“也是你那时年轻气盛所致，一心只想着要让它长得旺盛，多结果实，就狠浇水，猛施肥，不知道掐尖除叉，稍微抑制一下它的态势。任何瓜果，任凭其疯长，最终的收获都不会多！‘过犹不及’，‘欲速则不达’，先哲所言，即此道理。”闻听之下，豁然开朗，陡然解开了多年的心结，通透极了。

闲话文人 张君燕

老舍赏花

老舍先生。

老舍爱花，也爱养花。他把养花当作生活里的一种乐趣，不大的院子里养了很多盆花，其中有一些名贵的花种，不过大多是一些很普通的花草。读书或者写作累时，就来到院子里侍弄花草，浇浇水、翻翻土，坐在那里欣赏一番，很是舒心惬意。

邻居也是一个爱花之人，他的院子里也种满了花草。闲时，他也会来到院子里精心打理花草。但令人奇怪的是，他的脸上时常带着忧愁之色，全然没有老舍侍弄花草时那份淡然快乐的心情。

一日，邻居对老舍抱怨道：“这丛秋菊开花总是不多，零零散散，显得小气；这株牵牛花的花朵瘦小，色彩也很单调；这盆牡丹的花朵常常把枝条压弯，影响美观……”他似乎正因此而烦心，眉头紧紧皱在一起。

看到老舍每日笑逐颜开，邻居又羡慕地说：“你养的花一定没有出现这种状况，对不对？我也想像你一样每天都这样开心。你能告诉我，你养花的诀窍吗？”

“我养花没有什么诀窍，但我可以告诉你，我看花的诀窍。”老舍说。

邻居不解地问：“看花有什么诀窍？”

老舍笑了笑，接着说：“把你的目光转移一下就可以了。秋菊开花不多，但每朵都很精致；牵牛花花朵瘦小，但数目很多，远看蔚为壮观；牡丹会把枝条压弯，是因为花朵肥硕。其实，快乐并不在于花朵本身，而取决于你把目光放在哪里。所以，看花比养花更需要诀窍。”

老舍的一番话，让邻居受益匪浅，此后，在养花的过程中，他也收获到了无穷的乐趣和喜悦。

轻叩名门 谢来龙（黎族）

师恩难忘

2007年，是我离开学校后与郭小东老师的第一次重逢，其间我们已经分别了整整二十年。但刚见面的那刹那，他一眼就认出了我，我们似乎就没有离别过。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广东民族学院读书时，郭小东老师是我们当代文学和文学评论的任课老师，他是知青文学作家，文学评论家，广东民族学院的灵魂人物。

相逢聚餐时，我有幸被安排跟郭小东老师坐在一起。说句实话，此次聚会，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想再次聆听老师的教诲。

酒过三巡之后，师生之间开始互动。这时，郭小东老师慈祥的目光投向了我，他微笑着问：来龙，进入社会以后，一直在干些什么呢？我既担心又期待的就是老师的这句话。我知道，匆匆二十年，我没有做好，辜负了老师。

我将毕业后的经历向郭老师做了汇报。讲到我协助县文化馆将停办了16年的《昌江文艺》重新复刊并担任责编时，郭小东老师非常高兴。我把此行的任务也向郭老师作了表白，希望他有空一定前往昌江指导《昌江文艺》的工作。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与郭老师约好要来的那天下午，突然接到他电话，说他在琼中临时有事不能来昌江了，问下次行吗？我有些为难，告知郭老师一切都已安排好，并已向领导做过汇报，他们让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郭老师听我这么一说，决定先把他那边的事情搁下，即刻赶往昌江。

为郭老师接风的那个晚上，我终生难忘。晚饭过后大家聚在山庄外的湖边喝茶交流。当时和郭小东老师同行的还有他的两位好友，其中一位姓赵的朋友悄悄告诉我，今天到琼中时他感冒了，整个上午郭小东老师都陪着他在医院里打点滴。

郭小东老师从15岁开始在海南中部山区当知青，少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海南这片热土上度过的。他与黎族苗族人民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在海南的这段艰苦岁月，磨砺了他人生的意志，他对海南一直充满感恩。

郭小东老师不失君子之约，先后给《昌江文艺》撰写了卷首语，为昌江县的《昌化江潮声》散文集撰写了序文。我一点一滴的成长也离不开郭小东老师的关爱，在他的鼓励下，我将20多年来所创作的诗歌结集出版。郭小东老师还亲自为我的诗集撰写了序文。

2019年8月12日，郭小东老师在百忙之中应邀赶往昌江为海南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研修班的学员讲课。我因工作抽不开身，没能在第一时间去迎接，只能晚上给个电话，郭小东老师不客气地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马上好好休息，明天来好好听课！

郭小东老师就是这样，热情，沉稳，大度，在我最迷茫的时候，给我指点迷津，在我最无助的时候给我带来希望。